

新民晚报

期待下雪，其实就是期待过年。大雪纷飞了，年关也近了。童年的记忆里，下雪总是与过年连在一起的。

北风一阵紧似一阵。阴翳的天空黄云飞渡。麻雀焦躁不安地在柴垛上啾啾、折腾。祖母说，老天在酿雪。酒酿要酿，譬如用棉絮、破衣裳窝在灶膛后。雪也要酿？那大概就窝在黄云背后了。酿雪的天，一切显得空濛。风不再肆虐，乡野显出一派肃穆。场地上，狗们聚到一起撒欢、打闹，因为空濛吠声传得很远。麻雀们将柴垛钻出许多洞眼，觅残存的秕谷。这其实是它们一年中最忙碌、恹恹的时候。

大人一年忙到头，伺候庄稼地。此刻，正忙着为过年而忙碌：掸烟尘，购年货。不管怎样，总得面面俱到。即便如今，父母常感慨，那时大家都不富裕，没什么好吃的。而我真觉得那时很幸福，那时的孩子容易满足，只要吃饱、穿暖就可以了，

因为生活的一切都由父母担着。我们的乐子就是玩。当然期待过年，过年了，就下雪了。下过雪后，我们就长一岁了。

孩提的我们，不记得期待过刮风下雨，就期待着下雪。若黄云密布的傍晚，麻雀不再叽喳，而是无助地蜷缩在屋檐下，明天一定是白茫茫的世界！堆雪人、逮鸟雀，我们这样想着入梦。可一清早起来，却是失望的太阳高照。只是北风更显凌厉，穿透棉袄。午后又有黄云涌来。老天真又在排兵布阵，如此反复几天后，那黄云堆得厚厚的，风也奈何它不得。

正在你失去等待的耐心时，某一个傍晚，雪霰却飞舞起来。此刻，沉沉的村落里，炊烟似乎被雪唤醒。一柱、两柱……一步步踩着雪花，攀上高空。直直地长，在大地与黄云间架上天梯。我们盼望着顷刻间大雪纷飞，四野里成苍茫茫的雪原。但那雪总是不紧不慢。难道你不能快些吗？

雪，永远的谜

汤朔梅

走在马路上，有时会被陌生人拦住，有问路的，有推销的，有看相的……想不到近来还碰到借钱的。

那天在某通讯公司办事，一名女孩走过来不好意思地对我说，阿姨，能借我一元钱么？看我愕然的样子，她脸红了，低下头轻声解释着，邻台工作人员说：“她要买套餐，没带现金，手机里钱还差一元……”啊，原来如此！我忙掏出一元钱给她。还有

一次是在饭店，一名男孩过来问我借一元钱，他说，这家店不能用手机付款，他想买个披萨，这边零钱还差一元，……

这次反应还挺快，没让对方难堪，立刻掏出一元硬币。两个年轻人，临别都来谢谢我，并要加微信还那一元钱，当然算了，谁会为一元钱跟陌生人加微信呢？现在年轻人出门不带现金，看来此话是真的。

工作几十年，从学徒18元起，发工资就是人民币，虽然现在付款方式多种多样，然而看在眼里，还是实实在在的人民币可靠，那些要插进机器拨弄手机才能看见的数字好似镜中花水中月。

十多年前第一次去香港，在一家免税店对一只手提包一见钟情，一看价格，魂飞魄散，朋友帮我下了决心：“这牌子，在上海起码贵五百……”买东西向来只问喜不喜欢，叫什么名字无关紧要，痴情女一旦爱上，地位金钱房子车子全不放在眼里，这次偏

能借我一元钱么？

王安诺

偏喜欢碰上了奢侈，纠结再三，一咬牙，要！小姐问现金还是刷卡？那是第一次用银联卡购物，感觉好爽，你看小小一张卡，不过在机器上轻轻划一下就原封不动还给你。放进包就拎走，与拿出厚厚一叠人民币比，是不是比较没感觉？这种愚蠢的错觉让许多朋友笑话，但是也有好多朋友笑她，但是也有好多

年好心态的股民，股票涨了，高兴，跌了，淡定，不过数字上上下下，做游戏一样。

所以虽然有手机，却不放心把人民币交给它，对网购也缺乏信任感，见不到店见不到人，看看照片然后按一下手机就成交了？扣多少钱？东西怎么样？哪有面对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心里踏实？后来过年过节收到朋友的小红包，不能光收不送吧，于是学会了给人发红包，给过年过节添个新花样也蛮好玩的。再后来，发现微信支付比现金方便多了，比如

那天，所里的微信群发布了一张照片，瞬间让大伙炸开了锅。只见照片上满背刮痧留下的猩红印记，爬满了整个手机屏。

“又找虐！‘伤痕累累’啊！”“那位姐姐下手这么狠，贼红！”“都发紫了，兄弟，郁结得不轻啊！”寂静的“兄弟连”炸开了锅，民警们七嘴八舌都议论开了。

从宽阔的背脊来看，是民警小杨无疑。照片里，整个后背都是紫而黑的痧印，就我这个被刮了30多年痧的人推断，果然是“病得不轻”，怪不得看他上午一直蔫蔫



童话世界

吴敏

我们都等了一年呢！在埋怨中屁孩们进入梦乡，迷糊间似乎听到老鼠打斗的声响。猫去哪儿啦？第二天，天亮得特别早。推开大门，呵！整个世界洁白得晃眼。只有一串猫的脚步在雪地上，那是追赶春天的脚印。要不是过了几天，就能听到猫叫春了。

雪是暖和的。我们堆过雪人的手，红彤彤的冒着热气，再也顾不得温透的棉鞋。那阶沿上、井栏旁都是我们的杰作，一个个洁白的雪人。我们用枣核、豆荚、泥巴给它们安上鼻子、眼睛、嘴巴。那些小矮

人穿着臃肿的冬装，蠢蠢地睁着杏眼，懵懂地注视着这个世界。像你、像我、像她？只有麻雀相依在檐下，用忧郁的目光看着我们，一声不吭。

下雪天，也该是新生降生的日子，记得有一年大雪，生产队的母猪就生了一头小牛崽。那头小母牛活了近三十岁，没有子嗣，直到分田到户后的某一个下雪天老死。祖母说，我出生那晚，已是三月中旬，却大雪纷飞。祖母去请助产婆因之崴了脚。联想到我们村里有叫雪囡、雪弟、雪春、雪

林的，他们都是下雪天生的。我曾问祖母：你不是说人是从船上来的吗？我觉得人是有乘雪花来的。祖母不同意，说只是由于下雪，人们没看到，那时一定有一只船将你们一放上岸的。尽管祖母坚持，但我相信带“雪”字的人，是雪花带来的。甚

至就是那雪白的小矮人转世的。那我名字中为什么不用雪字呢？

大雪过后，一定是红日高照。那冷艳的太阳干净得像是从井里刚捞上来的。雪开始融化，檐下倒长出钟乳石般的凌泽，潜滋暗长至一尺多长。微风吹过雪原，扬起雪霰，飕飕冷。竹子抖落积雪，长吁一口气，挺直了腰板。阶沿下、沟渠间汇聚起雪水，欢唱着寻找着通向河流的路

径。雪融化了。凌泽从檐间跌落下来，“啪啪”地响。我们不厌其烦地从背阴处捧来积雪，为消瘦的雪娃敷上布丁。积雪越来越少，我们无能为力。看着它们一天天矮缩下去，直至无影无踪。

雪化了就是春天了。就像我们，童年过后就直奔青少年而去。多少年后，当看着空荡荡的井栏和阶沿时，有时会想起那个下雪天。哪里去了？洁白的小矮人。每当我走过故乡的田野，看到一片庄稼和野花时，似乎就看到你们躲在背后的身影，似乎听到你们调皮的笑声。哦！你们不会老去，也不会消失，因为你们的魂已融进了生生不息的大自然。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农历年三十晚大年夜，过去广州家家户户要炸煎堆。

所谓煎堆，就是把炒米用糖浆捏成菠萝状的球，裹上米粉皮，粘上芝麻炸出来。炸煎堆同时炸的附属品是芋虾和油角，即油炸饺子。我爱吃“芋虾”。

芋虾是把切成丝的芋头用米粉裹起来炸出。芋头丝本来就好吃，炸了吃就更可口了。所以大年夜炸出来的煎堆要开了年才吃，而芋虾和油角当堂就吃。为了利用油锅的油，油锅煲芥菜汤，吃芋虾饮芥菜汤乃一绝配也！

到上海后不复享受到吃芋虾饮芥菜汤之福。娶个上海老婆，更不懂此道了！

做好吃的芋虾其实很简单，那么好吃，希望上海人也试着做做吃吃看。

我爱吃“芋虾”

任溶溶



健康

刮痧

钟丽丽

家都是开足马力、超负荷运转，遇到紧急任务还得连轴加班。

“阿姨，你轻点儿，疼！”忍着点儿吧，不刮出来好不了！只见小顾办公室内，阿姨熟练地用刮痧板蘸着老白酒在小顾背上反复刮动，一会儿工夫，一条条紫黑的痧印就赫然爬上了

背，“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给你刮痧了，小伙子年轻也要注意身体，不能这么熬！”阿姨一边刮一边心疼地数落着小顾。小顾一边咧嘴七扭八歪强忍着痛，一边故作轻松地回想着：“坏人总要抓吧，案子不等人啊！”作为治安警长的小顾下周就要结婚了，可这会儿那有个准新郎的样啊，连着几天加班办案，头发乱糟糟，胡子拉碴爬满脸，脸色暗沉、神色疲惫，再加上这满背的痧，俨然一名中年大叔像。“刮完，快，起身，起得快好得快！”在阿姨的催促下，小顾立马直起躬着的身躯，果然神清气爽了许多！只见他套上衣服，又一

头扎进了案子里。

话说这“刮痧”真有如此这般功效？咱先科普一下，根据中医理论，人体内的经络就像纵横交错的交通网，联系着各大脏腑、沟通气血，刮痧可以推动人体气血的运行，将毒素排出体外。而不同痧印反映了不同的健康状况。小杨的痧紫而黑，正是因为连续熬夜办案、值班所致，寒入心脾，准备生病的症状。小顾的痧呈黑色印，预示着重度寒气渗入身体内脏，已经生病。“刮痧”简单又有效，被所里民警公认为是治疗“小病小痛”的最佳方法，不然怎能“轻伤不下火线，带病也能战斗”！

七夕会

清晨5点半，母亲从被窝里伸出两只胳膊，一个大大的懒腰后，就一动不动。被头高高隆起，遮住了母亲的脑袋。寒冬腊月，我担心早起的母亲头晕眼花，从床上跌下，所以，清晨半梦半醒中，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360摄像机，看看我的妈在做啥。

父亲突然离世，母亲记忆力急剧下降，锅在燃气灶上干烧，底朝天，这成为我的心疾。什么都比不上安全重要，于是决定在家里安装监控探头。选择了三个重要部位：厨房、客厅、卧室。母亲听话，欣然接受“监督”。白天我们上班，晚上姐姐回去，母亲的安全也算在我们可控范围内。

于是，在工作间隙，我见缝插针地打开手机360摄像机，密切关注母亲的一举一动。只见一个小老太一本正经地穿好绛红色棉袄，戴好灰色棉纱帽，拎着小布包出门“闲逛”了。所谓闲逛，就是买一包盐，交物业费，去社区卫生中心量一次血压……这“许多”的杂事，我们尽量一次性办理，而母亲却分了数次，她是故意的。

闲逛回来后，她将电视机打开，其实她不看，就是为了给家里弄点声音。然后弄饭吃，每次都是三个小碗，一丢丢小菜，太远，看不清她在吃啥。但是她的饭桌转移到了灶台，我知道她连将菜碗端出去的兴趣都没有了。

然后这个小老太就开始自言自语，有时坐在父亲的照片前，有时坐在沙发上，有时看着电视说。与父亲说话，她是说些过往，说在整理父亲的书籍时，翻到了父亲的读书笔记，有十几本；母亲还说，翻到了两人的所谓“情书”，母亲问父亲，如果你做错事情怎么办？父亲写信回答，我会对老毛主席语录好好反省认真改正……母亲叨叨不休，仿佛旁边就站着她的老头子。坐在沙发上自言自语时，母亲会数落我们的不是。她说我太仔细，一件事情反复叮嘱；还说姐姐脾气差，用钱大手大脚……我每天都在遥远的单位里“近距离监视”母亲，母亲却好像忘记了探头的存在，仍旧自说自话。

年关将至，穿红棉袄的母亲频繁“闲逛”，以至于我多次提醒她，却寻不到她的踪影。那个下午，她气喘吁吁地进门后，一屁股坐在父亲的照片前，开始汇报：老林，我买了五个牛腱，包了300个饺子，买了海鲜，你放心，年夜饭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。我现在是家里的老大，我得有精气神，对不对？孩子们工作很忙，每天也和我说不上几句话，我想和他们说，但他们都很忙，那我就和你说说……

在探头里“监视”母亲的我，突然雾眼蒙蒙。在斗室里兜兜转转，将花盆移过来搬过去，不知疲惫地连续包饺子，看似“忙碌”的她，其实很冷清、很孤独，每次在探头里看到母亲听到手机铃声快速走去，我就知道她好想“说话”。

女儿儿女要上班，谁与她说话呢？我自诩是个孝顺女儿，至少每天一个电话，目的是要得知母亲的安全与健康，这一通电话后，似乎完成了任务，未想过真正与母亲好好“说说话”。即使节假日回去看望她，也似走马观花，吃完，抹嘴走人。

那位探头里想“说话”的母亲，是天下多少年迈父母的缩影……父母们多不愿去养老院，可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与子女们多说话。尤其是父母中有一位先去世了，剩下的那位就更渴望与子女们多说话，这是参加小区晨练、唱歌、读报活动时的“叨叨闲扯”替代不了的。

过年了，送母亲什么礼物呢？红包、鲜花……继续！另外还有一个定制专包，农历鼠年开始，我要每天和母亲说话，探头、语音、视频、见面……有事没事地说，直到母亲“烦”了我，我想，母亲其实是不会烦我的！



七夕会